

現代醫學從荒誕中走來

想象一下如此場景——你吃壞了肚子,腹瀉不止,去看醫生,醫生默默拿出一瓶水銀,輕鬆地跟你說:“每天一杯,包治百病。”

還有更加離奇的:通過放血醫治失血,用水銀蒸汽浴室治療梅毒,用發燙的烙鐵燒掉痔瘡,聲稱吃土會讓你“藥”到病除……現在看這些“黑暗”療法荒謬至極,但在幾百年前,它們是真實存在的,不僅平民百姓,連權貴階層也對此深信不疑。

一本《荒誕醫學史》,涵蓋了幾乎所有在現代人看來匪夷所思的療法,讓人大開眼界。

本書有兩位作者。莉迪亞·康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醫學院,獲醫學博士學位,同時也是一位作家,寫過好幾本小說;另一位作者內特·彼得森,是歷史學家、自由記者,在幾家知名媒體上寫過專欄。

書中提到灌腸。古人認為,糞便中充滿毒素和有害物質,如果排出“被卡在直腸中的大便”,就能減少很多疾病。

在這樣的知識背景下,15、16世紀時的歐洲,灌腸成為非常時髦的療法。法國君主路易十四就酷愛這項“運動”,他一生中“享受”了2000次灌腸。

奇葩的醫療自然會引發不少事故。浪漫主義詩人拜倫就死于一場“醫療事故”。他曾患上重感冒,伴隨着發熱和渾身疼痛的症狀。醫生為他做放血治療,一共放了3次血,還在他耳邊放水蛭,拜倫的身體變得越來越糟糕,不久就不幸身亡了。

19世紀時,截肢手術已經出現。因為當時還沒有



可靠的麻醉藥,醫生必須用最快的速度截下病變的部位,以減少病人的痛苦,俗稱“一刀切”。當時,蘇格蘭著名醫生利斯頓,被稱為“西區最快的刀”。他做手術,快得如同一場表演,常常有很多醫生旁觀,甚至要買票才能進去看。有一次,他為一個需要截肢的病人做手術,因為速度太快,不小心切斷了助手的一根手指,還意外劃破了一名觀看表演的觀眾的外套。此次手術,後果令人瞠目結舌,被截肢的病人死了,助理因為手指被截斷而死于壞疽,有一個旁觀者也因恐懼而倒地身亡。“一場手術造

成了300%的死亡率。”

大受歡迎的還有電療。1747年的法國,醫生給一個癱瘓士兵開出“藥方”:每天上午胳膊通電兩個小時,下午再通電兩個小時。一個月後,士兵奇迹般地康復了。消息一傳十,十傳百,不久後,這座城市的每個人都希望能被電一下。“電淋浴”由此誕生。在這種療法中,人坐在水桶里,手中握着電池,一股微電流接通水流,可以刺激人的器官和循環系統,促進排汗,以排出身體毒素。

看到這些故事,你可能會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涼氣:“這到底是治病還是送命?”在現代醫學的背景下,我們會認為這些醫療方法荒謬透頂,但這種荒謬來源於人類對生的慾望,“這種慾望蘊含着不可思議的力量”。同時,它也是現代醫學的來源。

不管怎樣,還是要感謝這些恐怖的實驗,奇思妙想的醫生和可憐的被試驗者。正如作者所說:“若沒有那些敢於挑戰現狀的人,今天的醫療成就很可能難以實現。”(作者:毛予菲)

當願望低到塵埃裏



一場新冠肺炎疫情,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軌迹。原本我們都有很多新年願望,但因為疫情所困,除了奮戰在一線的人,一場最大規模的集體禁足已持續了一個月,而且誰也無法給出一個確切答案,還要被囚在家里多久。

開始的時候,很多人捶胸頓足。“我們還準備2月2號領結婚證呢!”“我的飯店生意剛有點起色,這下完了!”“我還打算新年去國外旅遊呢,做夢!”但隨着疫情的發展,看到前方醫護人員在前線拼命,新冠肺炎患者艱難求生,甚至一些人已經默默告別了這個世界,我們無言了。相比他們,我們的那些願望變得輕如鴻毛。

看過一名新冠肺炎感染者的經歷。他原本像我們一樣,希望新的一年多掙點錢,多孝

敬父母,與愛人一起旅行。可當他確診後,與病毒抗爭過程中,願望清單上只剩下兩個字:活着!一場疫情,清空了很多人的願望清單,好像突然之間成了一無所有的人。人在一無所有的時候,願望就會低到塵埃里。

疫區很多同胞的願望是活着,而在這場疫情面前,我們的

願望也一降再降,最後低到了塵埃里。“只要平安和健康,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這是我在新年里聽到最多的一句話。

好像就在昨天,我們還隨着快節奏的生活一路狂奔。那時候,我們的願望七彩斑斕,就像長了多彩的翅膀一樣,只需要輕輕拍打一下,就能讓我們飛到雲朵上。“欲上青天攬明月,對此可以酣高樓。”那時候我們都有一顆飛翔的心,只有摘星攬月才能彰顯人生豪邁。我們渴望有更大的成就,渴望收穫更高的名望,渴望掙更多的錢……這個世界上沒有最好,只有更好,所以我們的願望從來沒有止境。

可是災難面前,我們都低下了高昂的頭。在生活面前,我們的腳步一退再退,直到無路可退,然後對自己說,好吧,就這樣吧!當我們的

願望低到塵埃里,平安健康成了最大的滿足,才發現其實這才是我們最初想要的,也是最終想要的。願望簡單了,反而更輕鬆了,原先那些求之而不能得的事常常讓我們輾轉反側,煩惱在暗夜里倍增。如今覺得,俗世生活中那些鮮亮奪目的目標輕如鴻毛,那些光怪陸離的誘惑無足輕重。

當願望低到塵埃里,我們學會了重新審視生活和人生。明白了究竟什麼才是生活的必需品,什麼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。當我們簡化

了自己的願望清單,世界好像也變得簡單,幹淨,純粹。我們開始變得清醒,願望清單就是質樸而舒適的素錦,所有在此基礎上的收穫,都算是意外之喜吧。有則錦上添花,沒有也能安守簡單的心,過得滿足愉悅。

生活總是在不停地教會我們成長、頓悟、釋然。一切好的經歷,不好的經歷,都是人生的必修課。我相信,勝利很快就會到來。當我們再次回首的時候,應記得自己低到塵埃的願望。(作者:馬亞偉)

毀掉一個孩子,常對他說這三個字就夠了

毀掉一個孩子,經常跟他說這三個字就夠了——“你不會”!

孩子在每一次玩耍中都是在發展、成長,在玩耍過程中體驗樂趣,體會自我。當遇到挫折,哪怕僅僅一次摔倒也是得到鍛煉的機會。很可惜的是,父母往往會帶孩子離開讓他產生任何挫折的地方,而沒有教會孩子如何面對和解決問題。

比如,孩子要幫忙做事時,媽媽都拒說:你不會!

搶着洗碗時,你不會洗啊;

努力倒水時,你不會;

自己試着拆裝玩具時,你不會!

一次次的“你不會”,就真得讓孩子什麼都不會了,讓他們漸漸地失去了探索的興趣。遇到一點困難時就沒有了信心,果斷放棄,反正自己不會。當他漸漸長大,遇

到困難時自然就會選擇逃避,失去了面對挑戰的勇氣,在學習上遇到難題就放棄,沒有探索的精神。

把“你不會”改成“試一試”?。“你不會”會毀掉一個孩子,而“試一試”卻可以成就一個孩子。父母不否定孩子,孩子就不會退縮,父母不打擊孩子,孩子就不會放棄。



互聯網公司的技術戰“疫”及格了嗎

談及中國科技大發展,人們總會不吝讚美互聯網這個“三好學生”。但盛名之下,互聯網是否如人們所見、所想、所希望的那么神乎其技?2019年年末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枚試金石。互聯網公司捐款捐物固然好,但已無法滿足人們的“技術想象”。直面疫情,互聯網公司到底能做點什麼?

神乎其技,考之以疫

直到今天,控制疫情的最好方式依然是簡單的物理隔離,其本質是切斷“關係鏈”。與之類似,絕大多數互聯網公司的商業模式也是在“關係鏈”上做文章——服務于分散在一個個終端設備前的獨立用戶。因此控制疫情與互聯網可謂一拍即合。

互聯網公司在抗擊疫情中拿出的“新技術”是否真正有利于疫情防控?用最多的數據,造最像的平台

百度地圖、高德地圖和騰訊地圖這3款App,均在首頁的顯眼位置增加了“疫情播報”入口。3家公司與衛健委等機構進行數據合作,除了實時更新各地疫情詳細數據,還統一配備了同城查詢、發熱門診查詢等功能。

但是,大數據僅僅是一個高效的信息提供者,數據平台既不能消滅病毒,也不能阻斷病毒感染,所能起到的作用無非是提醒用戶“疫情就在身邊”,在緊張的氣氛里做好個人防護。

在雲計算方面,首先響應的依然是BAT(指百度、阿里巴巴、騰訊這3家互聯網公司)。2020年1月29日,阿里巴巴、百度、騰訊先後向研究機構開放雲計算算力,以支持病毒的基因測序和突變預測、新藥的篩選和研發等工作。但在抗疫領域初次介入的雲計算,只能起到輔助作用,真正起作用的還是生物技術公司。

確定的體溫,不確定的隱私

國家工信部、科技部等相關部門和組織向社會徵集“紅外測溫”相關的AI(人工智能)技術方案,以應對年後的返程高峰。百度、曠視、商湯、三零凱天等公司均推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。

這些技術真的很先進,但體溫檢測只能作為基礎的大規模防治方法。AI測溫技術在交通樞紐上的應用,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種輔助手段,幫助尋找極少數已經有發熱症狀的病人。

而在疫情面前,隱私成了防控疫情的另外一個問題。因為涉及嚴格、複雜的隔離檢查程序,以及疫情管理需要考慮的“密切接觸者”,隱私問題順着社會關係鏈條進一步擴大,變得更加複雜。

AI讀片系統

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,核酸檢測與CT檢查的“確診標準”之爭引人矚目。互聯網公司無法生產核酸試劑盒,也不能生產CT機,但可以在解讀CT影像方面做點文章。

2020年2月10日,華為雲宣佈開發出針對新冠肺炎的AI輔助診斷服務,幾秒內即可生成讀片結果;5天後,阿里雲也推出同類產品,宣稱準確率達96%。

AI讀片能有多快並不是讀片系統的關鍵,放射科醫生更關心的是AI讀片到底準不準。新冠肺炎是種急病,但AI學習往往需要慢工出細活。

事實上,在影像科工作流程中,AI能做到的是第一步——篩查工作,找出可能出現問題的影像細節,後續的解讀仍然需要影像科醫生來做。

機器人和無人車

為了減少醫務工作者與患者不必要的接觸,儘可能避免意外感染,自動化的智能硬件是不錯的替代品。越來越多的醫院用上了互聯網公司開發的智能機器人。

在這次疫情中,較早將智能機器人應用在醫療機構的公司是獵豹移動和達闥科技。前者的機器人可代替人工進行導診,對病人進行初步診療,甚至作為溝通中介幫助醫生實現遠程診療,避免醫護人員與病患直接接觸;後者的機器人可代替醫護人員完成遠程看護、測量體溫、消毒、清潔和送藥的工作,並對突發情況進行預警。



區做更多工作,以減少工作人員和易感人群感染的機會。但在實際使用中,這些設備能用在哪里?取代多少人的工作?設備的維護與消毒成本有多少?這些還需進行綜合評估。同時,我們也需要評估其是否不利于正常防疫工作的風險。

抗疫一線不是互聯網公司的主戰場

無論是花樣百出的AI測溫,還是5G“賦能”的無人車,互聯網技術在抗疫中所能做到的,是利用其先天優勢,在“鏈條關係”上做文章——但也僅限于此,它們只能在“切斷新冠肺炎傳播途徑”上敲敲邊鼓。而隨着更多的企業復工,病毒潛伏期延長,這些所謂的“高端技術”也顯得日漸無趣且無用。

在根除傳染病上,目前我們無法指望互聯網公司拿出什麼硬核技術,它們現有的技術甚至很難直接參與到疾病的治療環節。即便是雲計算,能起到的作用也止步于新冠病毒測序和預測突變。在尋找、研製針對新冠病毒的特效藥和廣譜疫苗方面,互聯網公司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。

術業有專攻,不能強求互聯網公司具備生物醫藥公司那種實力。

絕大多數互聯網公司在抗疫中拿出壓箱底的技術,本意是為使人們免受病痛之苦,但善意不等於正確,善意不等於有效。更何況,不少互聯網公司對常規技術做過度包裝,趁着疫情“怒刷”存在感。相比之下,不在正面戰場刷存在感,而在大後方開闢新戰場,以實力維持人們正常生活的互聯網公司,更值得尊敬。

比起2003年的“非典”時期,如今的互聯網公司已經有了當時無法企及的完備供應鏈和物流,實時的信息傳播平台,全套的網上服務和在線辦公、在線教育系統。這些“即使無法復工、復學也能運行的技術”,正是“非典”時期的互聯網公司不具備的優勢。

互聯網公司能讓疫情好轉嗎?會的,只不過慢一些罷了。

“阿瑪拉定律”這樣說:我們往往高估一項技術帶來的短期影響,但又低估它的長期影響。一個事實是,電商確實在2003年之後風生水起,數字產業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榮起來。

如今,新冠肺炎的意外到來,給這個沒有新鮮事的互聯網提出了一個新命題:疫情是否會觸發一場實實在在的互聯網技術革命,而非表面的模式繁榮?(作者:大綿羊)